

外国教育译丛

苏联高等学校

[苏] B. П. 叶留金 著
张天恩 曲程 吴福生 译

0156667

教育科学出版社

外国教育译丛

苏联高等学校

[苏] B. II. 叶留金 著

张天恩 曲 程 吴福生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北京

本书阐述了苏联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和今后发展的前景。书中研究了提高培养专家的质量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问题，特别着重地研究了高等教育在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和精神进步中的作用，批判地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高等学校活动中的现代趋势。

本书是为广大的高等学校工作者而写的。它对所有关心教育的读者也将会是有益的。

本书中一系列一般的和专门的社会-哲学问题是在 B. A. 谢维尔采夫的参加下写成的。

外国教育译丛

苏联高等学校

[苏] B. П. 叶留金 著

张天恩 曲 程 吴福生 译

*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 (北京北环西路 10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 字数 436,000

1983 年 4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书号: 7232·168 定价: 2.10 元

导 论

20 世纪,就其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的规模、意义和多变性来说,就其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急剧变化,社会政治、文化和科学生活中的紧张化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为了抓住我们这个世纪的实质,人们称它为电气和宇宙的时代,抗生素和原子的时代,计算机和电视机的时代。所有这些和另一些生活中常用的评价时代的定义,都是企图概括建立在卓越的智力成就基础之上的人类威力的发展的。虽然科学技术的成就是社会生活中根本的、具有不可比拟的重大意义的进步的一种表现,显示着现时代的激情,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第三个一千年的门槛上的时候,历史自身已经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基本的定义——它将作为全世界历史性变革的时代,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全世界范围取得胜利的时代,记在几代人的心中。这个时代的基础是由在我国发生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所奠定的。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现时代主要的事件。我们有权把它同人类生活和活动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最伟大的变化联系起来。就是说,在这些变化之中,产生了新的衡量人的创造力的尺度和社会意识对社会生活的新态度。因为有了这样的态度,才展现了科学发展和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生产力的前所未有的前程,才取得了社会经济进步的空前速度。我们说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理性和意识将在符合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革命实践中获

得建设性的历史作用的天才预见^①，说的是劳动群众积极地参加自觉地改造世界的前提。摆脱了剥削的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说明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它不仅是荡涤过时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力量，而且是自觉地创造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在这个基本意义上，按照恩格斯的定义，社会主义革命乃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②。它极大地扩展了人们为了造福人类自觉地支配自然界，支配社会经济关系，并在认识和有目的地运用的基础上，支配自然历史规律的过程。

在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进程中，意识的这种新作用，即科学的新作用，其最高成就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这是教育的新的历史作用，它理应成为在群众中传播和树立科学知识的主要手段，成为形成劳动者的共产主义意识的主要工具。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和第一位领导者列宁曾经指出：“只有受了现代教育”，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每一个自觉的建设者都必须受这种教育，“如果不受这样的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③，在共产主义建设的诸要素之中，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这个目的的实现同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是分不开的，同把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汇合成为一个巨流，进而确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是分不开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财富只不过是人的创造才能的无限显示”^④。

正因如此，为全人类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我国才取得了教育上的最高成就。实现列宁的文化革命的计划，使苏联人民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5页。

③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第1分册，第476页。

扫除了大量的文盲，建立了世界上最文明的社会。随着劳动人民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系统对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建设性贡献也增加了，对共产主义建设的作用也增大了。勃列日涅夫指出：“现时社会进步的速度，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速度，愈益显著地依赖于社会的智能潜力，依赖于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①。教育是为造就新人而斗争的一条重要的战线，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核心。这个斗争正在教育领域内进行。教育和教养的各种手段，对我们社会的全部生活，对建设共产主义文明的成就，表现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共产主义和教育——这个基本的主题，是本书构思的基础。在本书中，这个主题是在苏联高等学校经验的基础上，是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和形成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制度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革和改造的进程中展开的。主要是论述高等学校现代的问题，即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高等教育作用的问题。

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客观地联系着高等学校活动中一系列原则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示了高等学校发展的新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是按照规律性的阶段进行的，当“社会主义在其自身基础上发展，日益充分地展现着新制度的建设力量，展现着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劳动者日益广泛地享受着伟大的革命胜利成果”^②的时候，发达的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质的改造。这些改造，完整地、全面地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成熟的高级阶段；它们的继续发展和完善，实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使共产主义的理想变成现实。所有这些，作为发达社会主义的重要社会体系的高等学校也是完全固有的。它保证为国民经济、科学、文化所有的部门培养专家，肩负着造就先进的社会主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莫斯科，1976年，第5卷，第74页。

② 《苏联宪法》（根本法），1978年，第4页。

义知识分子的重任。

在进入自己发展的新阶段的时候，苏联高等学校拥有一切必要的前提来完成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它提出的各项建设任务。

高等教育已经达到的规模和水乎使它能够积极地参加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一切社会经济过程。现代高等学校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庞大的非生产部门之一。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有将近50万的科学教育工作者，而全国高等院校的总人数已接近600万。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全国高等院校的学生增加39倍，每年毕业的专家人数增加69倍。现在，仅莫斯科三所最大的高等学校——莫斯科大学、动力学院和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每年为国民经济输送的毕业生，就比沙皇俄国105所高等学校一年的全部毕业生还要多。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我们的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的毕业生总数超过了1,600万。同工人和集体农民一道，高等院校的工作人员和毕业生，为加强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增加人民的精神财富，作出了真正不计其数的贡献。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在任何一种重要的事业上，无不打上他们劳动成果的印记。他们凭着深刻的知识、高度的思想性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进行着忘我的劳动。

高等学校对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高等学校现在不仅保证着苏联知识分子人数的绝对增加，而且保证着他们的相对增加。最近几年，知识分子增加的速度，如象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那样，超过了我国所有其它各社会阶层增加的速度^①。高等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新型的知识分子，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无限忠于党，不愧是苏联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的代表。高等学校把我国社会各阶级

^① 参见《苏共二十四大主要文件汇编》，第74页。

和各阶层的代表补充进了知识分子的行列，用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他们，积极地推动我国社会沿着社会一体化的道路前进。

在现代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完善劳动人民的职业技能结构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综合大学和专科学院，每年给国民经济部门输送 80 万专家，连同中等专业学校一起，现在培养的毕业生达到了将近新一代劳动者总数的一半。高级技术干部不断地充实着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譬如说，1960 年，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只有 350 万，到 1980 年，就达到了近 1,200 万，或者说占全体工作人员的十分之一。在大学毕业生的中，有 470 万工程师、350 万教师和医生、60 万农业专家、130 万科学工作者。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国家，在技术经济的、社会 and 智能发展的最重要的部门集中了如此强大的专家队伍。

高等学校的活动决定着国民教育其它一切环节的成就。高等学校负有培养教育干部的责任，保证编写教学文献，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以此来促进普通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居民的继续教育的基本形式是在高等学校的基地上进行的：专家的进修和再培训，补充训练，研究生的培养，人民大学，等等。所有这些，保证着高等学校对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的业务能力，提高我国的智能潜力，发挥积极的日益增长的作用。

高等学校在苏联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中，在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建立庞大的高等教育中心，是提高苏联各族人民的精神文明、繁荣民族文化和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高等学校聚集了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不仅仅是为所有的科学机关和意识形态部门培养干部，他们自己就过着充满创造性的生

活,积极地参加了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马列主义理论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工作,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广泛地运用于国民经济,在文学、艺术、道德、生活和整个的社会意识中,顽强地传播和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

高等学校肩负着执行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爱好和平的外交路线的重大任务。它进行着多方面的国际合作:接受并派出大学生和专家,交流科学技术情报,参加世界上的科学和文化生活,组织有关教育、科学和文化问题的国际会议。苏联高等学校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战后时期,我国的学校为外国培养了近15万名专家。现在,有来自世界上146个国家的数万名留学生在我国各高等学校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国际交往,提高了我们祖国的威望,增进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与睦邻关系,加强了国际局势的缓和。

高等学校在我们国家生活中,在苏联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国民经济总体的重要环节,加速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进步的强有力的手段,执行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内对外政策与增加苏联社会智能潜力的可靠工具,造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园地和完善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结构的基本渠道之一。

在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共产党对各个社会过程的科学领导,是苏联高等教育体系蒸蒸日上地、朝气蓬勃地发展的基础。在苏联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在党中央全会的决定中,在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和文化的重大问题的决议中,不仅集中了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积累起来的经验,体现了苏联人民全力以赴地达到既定目的的坚强意志,而且包含着对教育领域各种过程和现象的本质所作的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揭示了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在这些有关高等教育的党和政府的基本事件中,有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于1979年6月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高等

学校和提高专家的培养质量》的决议。决议中确定了改善高等学校工作的广泛的计划，要把它们的活动提高到适应现阶段要求和共产主义建设前景的水平。

这个决议的中心思想是：提高高等学校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高等学校变成教育、共产主义教养和发展我国社会的科学和文化的主导中心。党和政府向高等院校提出的这些任务，是同苏共第二十四次和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提高国民经济一切环节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方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任务的实现，则要求始终不渝地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效果。

在现代条件下，高等学校的社会经济效益，是由它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科技革命的成果结合在一起的程度所决定的。为科学技术革命培养基于后备军的高等学校，积极地影响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及其社会经济效果，制约着在广泛的国民经济实践中运用新的科学思想的速度、规模和性质，促进着科学技术进步的迅速扩大，并将其成果物化为人民的福利。因此，高等学校在执行党的提高效率和质量方针中的作用，直接地决定于它实际掌握科学、技术、生产和文化成就的能力，及时地调整和估量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前景的能力。只有在同共产主义建设的生产和实践的不断联系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才能更有信心，更有成效地实现自己多方面的任务。

要提高高等教育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进一步加强它同我国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相互联系，就必须从总体上全面地改善高等学校的活动。用总体的观点看待高等学校的问题，这既是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关于进一步发展高等学校和提高专家的培养质量》的决议把总体的观点作为改善高等学校实际工作的中心，指明了工作的主

要部分，对于高等学校今后为加速共产主义建设的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第一，党把全面地改善对专家的业务培养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看作是苏联高等学校基本的战略性的目的。

第二，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的任务是，充分地、坚定地满足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它的主要部门对专家的需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必须保证在各个部门配备能贯彻现代科学技术政策的干部；分配专家工作时，要使他们能充分运用在高等学校所获得的知识 and 技巧，以取得最高的效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今后必须用高度熟练的干部来加强全国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把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优秀力量，集中在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主要方向上。

第三，必须广泛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善西伯利亚、北方、远东和俄罗斯联邦非黑土地带的高等教育，包括发展这些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学物质基础，提高师生的质量，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这就必须加强高等学校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中的作用，因为这些问题是由于我国生产力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急剧变化而产生的，是由于把某些新的地区引进了国民经济结构和开发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而产生的。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保证培养专家的水平、数量和专业布局，同苏联社会现时的和远景的需要具有更密切的相互联系。这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贯彻提高高等学校同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相互作用效果这一纲领的实质。这使高等学校更积极地参加解决党所提出的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各项任务，使所有这些任务都贯彻和体现在培养高质量的干部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之中，体现在科学研究的课题和我国高等学校的全部活动之中。

贯彻执行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发展高等学校和提高专家的培养质量》的决议的途径，是1980年2月在克里

姆林宫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全面研究的议题。会议的总结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会议的工作明确地显示了对高等学校现代问题的理解方面,我国高等学校的师生、学者、专家、各行业的代表以及社会各阶层存在着切身利益关系。本书所阐述的高等教育的本质及其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获得的新的性质,改善教学、教养和研究工作过程的状况和基本方向,以及高等学校工作的其它方面,正如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所肯定的那样,无论从理论任务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科学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的实践活动的观点来看,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社会经济效率,扩大它对加速我国社会进步的贡献,都是非常紧迫的问题。

本书是在我国劳动人民坚定地完成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积极地准备迎接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时期编写的。这次大会将制定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的斗争战略和策略。代表大会前的形势是:高度的工作热潮,全民的思想政治高涨,劳动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党中央周围进一步的团结。这一形势对高等学校的活动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里说的是执行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0年)的指示,全会号召利用党代会前的一段时期,来批判地分析已取得的成就,总结和思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积累的经验。研究总结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勾划出高等学校在新的五年计划和以后长远的活动的轮廓,是中心任务之一。高等院校的全体人员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展开的实际工作,也对本书的内容有一定的影响。

2

这样,本书的主旨和基本思想,是由高等教育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增长着的意义,由描绘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等学校的概貌和优越性的意向所决定的。本书是把高等学校面临的各种问题放在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多方面的建设任务的总体中来

加以阐述的。同时,构成本书各章的题目,对各个问题研究的具体程度和深度,大概也不能不反映我国现有的论述高等教育发展的文献的状况。在熟悉有关高等学校的文献的时候,我首先注意到已发表的浩如烟海的涉及各个方面的文献。譬如,1970—1975年国内出版的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的书刊目录索引就有8千多种。关于高等学校问题的文献汇编,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同时也不难发现,在有关这个大量问题的文献中,就可以看到在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专著中,存在着明显的对立观点。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主要的评论浪潮,是从广泛的社会阶层对解决高等学校活动的具体问题的热情关心之中产生的,这自然会在期刊上反映出来。正因如此,很难指出任何一种具有众多读者的刊物不关心高等学校的问题,不广泛讨论高等学校的问题。

至于提到为数不多的主要专著,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高等教育问题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的非常广泛而又复杂的问题。因此,很多作者认为,从某一角度——历史的、教育的角度来研究高等学校的问题,比整体地系统地研究更好,这样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问题。第二,也需要指出一种并非不重要的情况:写高等教育问题的作者,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时代的压力,感到他研究的问题好象都是十分紧迫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回答,任何一个问题都贯穿着现时代的活的神经。换句话说,高等学校活动的眼前的实际问题、应用问题,常常掩盖着理论问题。最后,第三,应当说,系统地研究高等学校必须先有相应的理论的方法论的基础。在这方面,目前还有许多空白点。直率地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高等教育?多数研究人员认为,答案是高等学校作什么事和它怎样作这些事,而不是揭示那些观察到的现象和过程的本质。看来,这也是妨碍写出关于高等学校问题的大部头著作的一个原因。同时,如果认为关于高等教育的科学思考和著作出现了停滞和萧条状

况,那是不正确的。近十年来,出版了不少有益的内容丰富的研究这个课题的书籍,为整体地系统地研究现代高等学校的发展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假如要把现有的有关高等教育的全部文献加以分类的话,那么第一位的最大量的,就是阐述某些具体的高等学校历史和现状的各种不同的专著了。通常是为了庆祝学校的周年纪念而写的著作,其中很多著作是以广泛的经过整理的基本资料为根据的。然而,这些著作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对具体事实资料作总结性的评价。

那些论述各加盟共和国高等学校发展的著作,或是研究各类高等学校培养专家的基本方向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对于整体地系统地研究高等学校,具有重要的价值。虽然这些著作的名称本身已经说明了其作者研究方向的侧重面,然而,与其说它是着重研究某一共和国高等学校或某一部门培养干部的特点,还不如说它是研究高等学校最一般的规律性的。

在研究各加盟共和国和各部门高等学校发展的著作中,大部分侧重于历史的回顾,最多的是论述我国高等教育历史的著作。一般地说,作者集中注意于研究高等学校活动的某些具体时期和阶段。五十年代出版的第一批企图从总体上研究高等学校所走过的道路的著作,现在见到的为数极少。简明的而内容最丰富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历史和制度的概论,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专著——《苏联的国民教育》(1957年莫斯科出版)。

七十年代,有两本研究高等学校与科学技术革命相互作用的书问世,一本是B. M. 彼特罗夫的专著《高等学校和科技革命》(1973年莫斯科出版)。这本书,对于作为教学和科研中心的高等学校的发展和提高高等学校科学工作管理效能的问题,作出了有益的理论结论,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建议。另一本是集体著作《科学技术革命和高等学校的发展》(1974年莫斯科出版)。这本书总

结了1973年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召开的关于高等学校发展的预测和计划问题的全国学术讨论会的资料。B. H. 屠尔琴科的专著——《科学技术革命和教育中的革命》(1973年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也是应当提出的。虽然书中的许多命题是有争议的,但是它尖锐地论战式地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适用于高等学校条件的问题(屠尔琴科的书是侧重研究中等教育的)。

近几年来,人们对高等教育学的兴趣显著地提高了。在这一方面的第一批著作中,有C. И. 季诺维也夫写的一本书——《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这本书描述了我国高等学校教学制度的形成和现状。最近又出版了着重研究改善教学过程的迫切问题的专著。因为有了这些著作,高等学校教育学这一学科显露了头角,已成为人们可以理解的一门学科,它迈步走上了为提高培养专家质量的科学研究的水平。然而,要写出科学的高等教育学,还要继续前进,因为还缺少论述成熟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问题的著作,这一点学者们自己也是承认的。

在我国的文献中,从高等学校活动的其它方面研究的最广泛的问题,是改善对大学生的共产主义教育体系以及发展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对专家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方面,研究高等学校问题的学者们,取得了最显著的进展。有许多作者,对下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大学生的科学世界观的迫切问题、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劳动教育的问题、运用综合方法组织高等学校教育过程的作用问题、教育过程的形式和方法的问题,等等。在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优秀著作,把大量的实际材料和教育实践同对教育对象的理论研究准确地结合起来。这种理论研究是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理、苏联共产党制定的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为根据的。

在有关高等学校的文献中,C. B. 卡伏丹诺夫和B. H. 斯托列

托夫的著作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个人的贡献。毫无疑问，这同他们从高瞻远瞩的国家立场出发，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才能和钻研精神是紧密相连的。

作为一个积极的进展，应当肯定地评价近几年来写出的关于高等教育经济问题和发展高等学校物质技术基础问题的详尽著作，以及大学管理和培养专家计划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证明了对如此紧迫的问题进行科学探讨的积极性。

在结束我们对高等学校文献所作的简短评论的时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条件已经具备，必要性已经成熟；我们可以整体地系统地研究高等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可以更充分更深刻地阐明教育制度的实际成就；对改善高等学校活动的各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对它的核心——教学和教育过程，进行科学的和实用的研究。

在资产阶级学者特别积极活跃的鼓噪声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观点，继续发展对高等学校问题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紧迫性。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利用教育发展问题做投机买卖，力图为他们的意识形态结构寻找根据；而他们的意识结构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反共产主义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以前，狭隘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观点，还是资产阶级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指导思想。在很长的时间内，如象杜威的实用主义这种理论基础，完全适应了美国的教育制度。据 M. 特罗伍说，战后时期美国教育的问题是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的实践问题。可是从五十年代起，欧美各国在教育方面开始掀起了理论研究工作的浪潮。这些研究工作是由各个不同的学科代表人物进行的。作为美国半官方的和最可敬的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社会学，自认为能对高等教育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结构功能社会学的主要代表帕尔逊，从教育上的实用主义传统来了

个急转弯，特别重视作为“学院体制”的系统教育的成分，具有知识的价值，并企图说明其社会的合理性，把美国高等学校的虚构的学院独立性加以理想化。在西方，如此广泛传播的社会学理论，如象“工业后社会”的理论，对教育的研究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这样，在H. 贝尔的构想中，综合大学被认为是“工业化后社会的最重要的制度”，而同教育发展相联系的，则是期望于资本主义内在的根本转变。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们，对高等学校的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而T. 马尔库兹，则利用学生运动的某些现实而又明显的倾向，来作为建立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超革命的暴动思想的根据。今天可以说说资产阶级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总的倾向的概貌，它是由S. 利普塞特、R. 尼斯贝特、D. 利斯曼、R. 穆斯、P. 拉萨斯费尔德、A. 图林、Z. 弗拉斯蒂、U. 哈伯尔马斯、M. 特罗、A. 哈尔西、T. 纽昆勃等许多人的著作所提供的。对于资产阶级高等学校的许多实际活动家也有必要进行广泛的评价。苏联的读者特别熟悉菲利普·坎伯斯和托斯顿·胡森的名字。

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高等学校的问题，特别是对它的社会问题的日益浓厚的兴趣，是由于西方教育的深刻危机而产生的。寻求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维护那种把高等学校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结构，是资产阶级学者大多数著作的或明或暗的构思的基础。虽然从总的方面来完成这个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这项任务本质上是反动的，但是应当承认，他们对个别问题的许多研究，包含着广泛的经验材料和不算是庸俗的结论。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的思想方向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许多基础性的著作，使它们变成了现时代反共产主义的危险武器。这是列宁对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评价。不能缩小用技术统治论的方法研究教育的影响。这种方法在西方广为传播，它用一种管理科技革命及其社会效果的全套工具，武装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用这种方法，